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工程

大众文化消费语境下的

中国电视剧精神品质研究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ac.com.cn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工程

大众文化消费语境下的

中国电视剧精神品质研究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众文化消费语境下的中国电视剧精神品质研究 /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059-8615-2

I. ①大… II. ①中… III. ①电视剧评论 - 中国 - 文集

IV. ①J9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9921 号



CHINA LITERATURE
AND ART FOUNDATION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

资助项目

大众文化消费语境下的中国电视剧精神品质研究

编者: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出版人: 朱庆

终审人: 奚耀华

复审人: 柴文良

责任编辑: 王柏松

责任校对: 潘传兵

封面设计: 超一

责任印制: 周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话: 010-65389141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wangbs@clapnet.cn

印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装订: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14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9-8615-2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课题组成员

课题负责人：洪兆惠

首席专家：洪兆惠

课题组成员：张颖 牛寒婷 苏妮娜

胡海迪

前言

2012年辽宁文艺论坛以“大众文化消费语境下的中国电视剧品质”为题，邀请电视剧编剧、制片人和文艺评论工作者参加。论坛上有种强势声音，认为在资本这只黑手操纵电视剧创作和生产的现实面前，这种研究没有实践意义。然而，恰是这种质疑的声音，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电视剧品质研究的必要性。我们的努力就是要确立电视剧是艺术的理念，为电视剧的创作和生产确立一个目标：电视剧是一门有活力、能深刻影响人们心智的叙事艺术。

论坛之后，辽宁省文联党组要求省电视艺术家协会把电视剧品质研究作为2013年工作重点，并给予资金支持。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研究的切入点，是对过去一年里热播电视剧品质进行量化分析，通过量化研究寻找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寻找提升电视剧品质的突破口，用数据和切中要害的分析给电视剧的创作和生产提出建议。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以“大众文化消费语境下的中国电视剧精神品质研究”为题申请中国文联部级的课题获批准后，我们成立了课题组，对该主题进行深入研究。“大众文化消费语境下的中国电视剧精神品质研究”涉及四个问题：中国电视剧品质的现状、提升电视剧品质的审美价值和市场价值、电视剧作为艺术的品质内涵、电视剧品质的提升途径。这样，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的实践研究与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的理论研究相呼应，辽宁省文联对电视剧品质的研究从作品到理论的格局形成。我们想对当下电视剧存在的品质上的问题，做出理论回答，同时这理论又及物而不玄乎。

与此同时，《艺术广角》和《新世纪剧坛》两本杂志分别开设电视剧品质研究专栏，把我们的研究推向社会，或者说通过刊物吸引更多的人关注电视剧品质和参与电视剧品质的研究。

本书就是我们该课题研究的重要成果。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电视剧品质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始，对一些优秀电视剧作品的解读还不透彻深入，没有做出让电视剧的实践者和评论者感到过瘾解渴的理论总结；对一些问题的理论回答可能还很初级幼稚，还不能让电视剧创作一线的实践者服气认可。不过，我们努力了，我们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激活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引起电视剧欣赏者和创作者关注电视剧的品质问题，引发他们追问一下电视剧是不是艺术、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就够了。在消费和物质时代，形上的艺术理想和形下的资本是一对矛盾而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但我们总是觉得，对于智慧者，这个难题应该不是问题，因为智慧者深得生命和艺术的奥义，他们坚信艺术流行的根本元素与生命有关，与人的精神生存有关，落在电视剧上，就是与它的品质有关。

洪兆惠

目 录

前 言 /1

中国电视剧品质的现状

- 国产电视剧精神品质现状考察 /3
- 当代都市生活剧的品质流失与重建 /12
- 国产电视剧泛功利主义现象反思 /17
- 当下国产电视剧精神向度探析 /24
- 关于消费文化和大众欣赏趣味的断想 /27
- 80后生活图景：残酷、励志与快感 /35
- “精神之父”在成长主题电视剧中的身份呈现 /45
- 透视国产家庭伦理剧的精神向度 /51
- “穿越”文本的前世今生 /55
- 国产青春剧的现实性回归与突围 /61
- 家庭伦理剧：后现代思潮参与下的缺憾 /67
- 乡村题材电视剧中的“乡土”镜像 /73
- 从《大男当婚》看现代人的情感悖论 /78
- “反谍战”是谍战剧的精神宗旨 /83
- 医疗题材电视剧的审美评议 /88

- 幸福主题影视剧的叙事类型分析 /95
重寻抗战题材电视剧的品质与责任 /100

电视剧品质的审美价值和市场价格

- 中国电视剧文化多元发展中的价值取向 /113
电视剧的意义生产与文化建构 /120
电视剧的品格和流行性 /126
国产电视剧的“双重背离”与品质提升 /133
英国迷你剧《神探夏洛克》对国产电视剧的启示 /143
语境迁移与国产剧的海外价值探寻 /148

电视剧艺术品质的内涵

- 电视剧艺术品质的内涵 /159
人物的精神成长与电视剧品质的建构 /169
电视剧的精神力量 /173
找寻电视剧创作的灵魂 /179

电视剧艺术品质的提升

- 国产电视剧的品质诉求与审美提升 /185
国产电视剧品质提升的四个维度 /192
电视剧精神艺术品质的提升途径 /198
提升国产儿童剧品质的要素 /205

中国电视剧品质的现状

|| 国产电视剧精神品质现状考察

电视剧是当今时代最为流行的大众文化消费品，而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电视剧消费群体，观看电视剧这种消费行为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它进入了中国人的家庭，进入中国人的客厅和卧室，更进入了中国人茶余饭后的闲谈，进入了中国人思考情感和家庭等个人生活的参照体系……总之，它所覆盖的人群之巨和它所发挥的影响之大，越来越超出电视剧制作者和电视剧播出者的想象。电视剧产生出如此巨大的魅力，是因为它和中国人的生活之间，发生了紧密的关联。电视剧进入人们的生活并与之互动，这是日常需要，更是内心的需要、精神层面的需要。观众不再满足于重复地观赏哪怕是最经典的作品，而是要寻求更自由、更快捷、更丰富，同时也与个人的生活更加密切相关的精神经验。而最适合满足这一精神需要的，唯有电视剧。反过来说，电视剧对当代社会的精神现实有方方面面的表现，通过它可以对当代人的精神生存状况做一个观察。在连接外部生活与内心生活之间，电视剧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电视剧进入日常生活，进而进入精神生活，这种能力是电视剧具备的精神性品质所决定的。近期以来的电视剧，在接受和传播方面有两个特点：第一，情节和内容呈现奇观化和日常化的两极倾向。第二，无论是两极中的哪一极，都被观看者纳入生活伦理层面进行观赏和解读。在表象上看，电视剧追求奇观，追求推陈出新、追求吸引受众的精良视听效果，是在满足浅层次的视听之娱；而在更深层面上看，不管是过日子剧集还是奇观化景观，都从未舍弃对人的精神处境的追问。据统计，仅2012年中国生产的电视剧就已经超过15000集，虽实际播出的没这么多，却也是十分庞大的数字，即便是研究者也难以全面观看。因此，本文选取热播电视剧中接近“经典化”的几部作为抽样，试图通过具体剧情，解读其中透露的中国人精神生存的状况；在近近年来向经典不断前进的谍战剧中，价值观的并置与

信仰的力量问题，是这一类追问中最具有形而上意义的，也因此代表了精神性品质的最集中表现；此外，在以家庭和婚恋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电视剧中，幸福的实现与自我的实现之间的矛盾是其精神性的内核；而拥有更多青年观众的“青春剧”和宫斗戏，客观上呈现了一代青年在成长与追求的主题下内心的迷茫。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暂无法归类的电视剧，均表现了这种与人的精神世界沟通互动的努力。

在极限情境中讨论价值和信仰

近几年来，挟《潜伏》的宏大声势，谍战剧进入精品迭出的佳境。从《潜伏》到《黎明之前》，从《借枪》到《悬崖》，后继者显然要比先前的更加“用力”。用力在何处？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等方面，已经很难寻求新的突破。后来几部谍战精品剧，主要是在向内心冲突方面寻找更复杂、更精微、更有说服力的戏剧推动要素。与《潜伏》等剧多依靠外在事件的频发、外部重要任务的降临来推进剧情不同，《悬崖》中很多的冲突设置是依据人物内心走向、是按照行为的逻辑演进的。其制胜之处在于不断逼近人物内心，主人公周乙内心的真实斗争被推向前台，他较此前的英雄人物性格更加丰富、复杂。

《潜伏》是这一类电视剧中的里程碑，之后出现的类似题材，都无法绕开《潜伏》精心构置的一个命题，那就是：革命的动力从哪里来？答案是从革命信念和理想中来。那么革命信仰和理想如何为当今时代所理解？如何用过去的故事激活当代人的生命体验，激起情感和共鸣？

近年来关于英雄人物的影视，都在贴近人本身方面下足功夫。所谓贴近人本身，就是给英雄人物的伟大行动一个个人化的动机。这种动机成立了，人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何要用个人的生命和情感去献祭抽象而遥远的共同理想，由此情感和信仰的接榫才能顺利完成。唯有二者相通，才能帮助现代人接受电视剧对“信仰”的价值建构。《潜伏》中贯穿着对信仰的讨论，譬如，剧中捐客谢若林的高论，“两根金条，你能告诉我，哪一根高尚，哪一根龌龊？”借各色人物之口，《潜伏》平行地展示和对比了当下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对于多种类型价值观的理解。但是，之后的《悬崖》对于《潜伏》所开启的这一问题，以及如何使一个可信的英雄人物真正“站起来”的问题，做了更加充分的回答。

《潜伏》在开头处以情感为引导，讲述了信仰最初的确立，此后，这一信仰在余则成的生命中便始终高于情感和欲望之上，仿佛一经锻造成型，人物的内心便如金石锻造，不再彷徨游移。而《黎明之前》《借枪》和《悬崖》对于这一问题的接续和回答更加内在也更加真实。事实上，人物内心戏之所以精彩，就是因为这里有情感与信仰，个体与大我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相比之下，《借枪》所塑造的人物及情节夸张而高调，《悬崖》的叙事语言则冷峻而节制，更注重在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中，丝丝入扣地表现信仰与个人情感的角力。在此探讨《悬崖》中前后两个关键性行动。第一个行动是，为了掩护战友和妻子，周乙必须杀死为特高科培养的得力助手，此时，出现的是《无间道》式的两难选择。两难在于：越是在敌对的阵营里做特工，越是需要取得别人的信任和好感，与此同时，自我也确立了对他人的信任；而一旦需要利用这份信任和情感的时候，甚至需要杀死对方的时候，内心的痛苦和撕裂也越发深重。在建立信任的心理机制中，其实是无法同时植入敌对的因素的。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皈依于更宏大的使命，无疑要背叛自己在具体生活环境中建立的信任和情感。这究竟是壮举，还是卑劣？是牺牲情感成全大我，还是背叛自我背叛友谊？特工生活的这种特殊情境，无疑是谍战这一类影像奇观的特殊性内核，它所探讨的是行走在刀刃上和站立在峭壁上的心灵内部，展示的是情感与道义的临界点。港片《无间道》把这种痛苦形容为“无间地狱”。悬崖也是一个准确的比喻，用来比喻人物时时面对的极端处境，只要一个判断出错就会灰飞烟灭、万劫不复。更可怕的地方还不在这里，而是辜负身后巨大的使命和为数众多的同志枉死。周乙的选择无疑是理性的，他成功地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但是内心沉没于无间地狱的痛苦渐次展现了出来。对这一内心冲突的解决，不是给一个道义和伦理的讲解，而是在周乙进一步的生命行动中展开的。第二个关键性行动就是结尾，周乙为了顾秋妍和莎莎这一对名义上的妻子和女儿，不惜赴死节。这一次，当周乙确认自身的职务价值已经完成，终于听从了一次内心的选择，在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选择中，他没有动用谁的生命更值钱的理性天平，而是不计代价地一心赴死。这里前后两次行动有相反的内心根据，这不是一种表现上的失误，而恰是整部剧的光辉所在。如果人物遵循的是完整的革命信仰和相应的价值理性，那么周乙就不该去赴死；反之，如果周乙一开始就听凭内心和直觉，那么可能演出的就是《色戒》之类的

反间谍剧，但周乙的选择不是单一的，他在职务中行使理性，确实有革命大义的支撑，但脱掉职务，他只想做一个保护女儿的父亲，周乙完成了身为革命者的使命和身为父亲的尊严，这才结束了悖论，树立了完整的人。

有人指出，近些年来的谍战剧宣谕了信仰和价值，但是却不能准确地定位这一信仰和价值的实质性内容，因此毋宁说其是“空心的信仰”。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假如一部谍战剧把信仰牢牢地焊接在革命战争主义年代的政治信仰上，反而难以说服生活在后战争年代的寻常百姓。只有像《悬崖》这样，将这种信仰视作革命战争年代对生命价值本身的捍卫，才能将其合理地贯通到当下。从《潜伏》到《借枪》再到《悬崖》，仔细审视其中的那种特殊情境，会发现，谍战人员需要回答自己的关于信仰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悬搁在半空中的抽象的伦理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时时面对着价值消解和身份迷失的生命困惑，所以必须时刻回答自己“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何以要这样做”“我的去向是哪里”等终极性问题，因此，对于信仰问题的讲述，其实是纳入了表现具体生命成长、挣扎的过程当中。这个角力的过程，并没有消解信仰价值伦理的力量，而是以更贴近情感的方式来注解了信仰作为一种“大爱”的深沉内涵。

谍战情境与当代人的精神困境相连接之处在于：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清晰地把握方向，如何在现实处境与内心信念相悖的时候把持内心。这是一个重要的内在性命题，危崖之畔，人物孤独但内心却并不彷徨，始终能把持住精神和灵魂内部的平衡感，就是因为时刻纠结，又时刻能给出坚定的回答。在这里影视叙事的力量是凭借生命经验的印证和感受力的激活来完成的，生命感是勾连奇观与日常、过去与现在的关键性所在。

伦理规范与个体价值的时代变迁

回落到普通人的日常生命流程中，最值得关心的又是什么呢？近些年来，电视荧屏上涌现了大量探讨“幸福”的故事，多为贴近生活的“小叙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最初出现关于幸福的话语是来自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但后来类似的故事大都出现在小荧屏上。不管是文学，还是电影，都没有出现过如此多的幸福字眼。这应该是由电视剧本身具有的世俗面向所决定的，而这也意味着电视剧的选材和手法都要更加切近于大众文化心理。幸福这个词的频繁出现，代表了一种对个体生命伦理的探讨和理解，

更进一步地说探讨的多是当代人在求生存的日常奋斗中，如何对待家庭与自我的伦理性矛盾。曾有人下过断言，在中国，所有的故事都是伦理故事。从家庭伦理剧的风行，到谍战剧、抗战剧、宫斗戏的伦常内容所占的大比重看来，此言不虚。

以家庭为中心表现的婚姻、恋爱、亲情关系的剧作，其核心便是传统伦理价值。如前文所述，电视剧与时代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单向的反映关系，不如说是一种双向互动。20世纪90年代初万人空巷争看《渴望》，此景恐难再现，这当然是因为那时候好的荧屏作品有限、媒介方式给人提供的信息总量有限，但同样是因为当下的电视剧所标注的伦理话题对人的内心冲击已经渐渐减弱，而当下电视剧所表现的伦理内核的指向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比照20世纪末，毋宁说是一种对生命本体力量的削弱，或者可以称之为保守。这也是本文称后者为“小叙事”的一种原因。试以《幸福来敲门》和《渴望》相比，就会发现，同样是在家庭日常语境中表现一个女性的成长、成熟、完满的生命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的叙事语境中，和放置在今天的生活中，内涵完全不同。

上映于2011年的《幸福来敲门》中，女主人公江路本来是一位时髦、漂亮、能干、浪漫的黄金剩女，但爱上拖着两个孩子的鳏夫宋宇生之后，整个价值观发生了反转，为了融入这个家庭她做出了无数的努力，无数的让步，不仅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孩子和老人，而且时常是委曲求全，对“作人”的丈夫的前岳母和他青春叛逆的女儿都做了最大限度的包容和牺牲。为了融入家庭这个狭小空间，江路先是失去了积蓄，继而失去工作，最后几乎在心力交瘁中舍弃了未出生的孩子；与此同时，观众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她渐渐失去了往昔的自由、骄傲、个性……她的追求幸福之路无异于一次次对自我主体的抹杀。《渴望》中的刘慧芳与江路起初的性格设定几乎相反。同样是以婚恋为主线的故事，刘慧芳是生活在温暖人情中的传统女性，具有贤惠温良勤俭等一切传统女性性格。尽管如此，为了抚养捡来的孩子小芳，她一次次做出不被家人理解的决定，并最终与丈夫分道扬镳，由此坎坷半生。尽管两部电视剧都是表现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的上乘之作，但是稍加对比，就会发现人物性格的走向几乎背道而驰。电视剧是表现人物成长变化过程的长篇连续性叙事，而这种成长变化的结果一定是实现了某种逆转。但我们看到江路的个人性格大逆转，也就是所谓的对

幸福的争取和等待，竟然是以对自我的不断割舍为代价的；刘慧芳起初的人物性格设定是温顺的、保守的、缺少个性色彩的，但是她通过一系列的人生选择，不断地完成了成长和变化——自然，大姑娘收养孩子的这一选择尽管是出乎意料，但并不离经叛道，而是符合“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爱情怀——总之，刘慧芳尽管与完整家庭的幸福失之交臂，但是却完成了自我，强化了主体的存在。当我们把两个故事并置的时候，会觉得这其中的差异耐人寻味。江路这样一个故事，出现在2011年，并且堪称是“幸福剧”中的上乘精品之作，关注度极高，受众面极广。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状况的写真，电视剧既真实又曲折地记录了一个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正如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我们还是要去“讲述故事的年代”去寻找根据：为何人们在20年后的故事中，要取消个性去换取幸福？为何在20世纪90年代的讲述中，人物是为了信守一个承诺和完成一种选择重塑了个性与自我？

两个故事的伦理价值内涵都清晰可辨，一个是告诉我们，成为一个好人，一个道德意义上完整的人，比获取家庭幸福更重要。这当中舍己为人的道德感构成中心取向。而另一个故事则告诉我们，为了爱情，为了有爱的婚姻，个性相对不那么重要，甚至必须删除。后者所倡导的回归家庭之路，尽管坎坷而凄凉，但却毕竟是被称之为“幸福”的事物，而前者作为期许幸福而不可得的悲剧故事（至少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只能自嘲为是“渴望”，也即对完整幸福的可望不可即。进而，我们该回答的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

两部电视剧都忠实地体现了一个时期的伦理价值取向。20年后的这一部，视人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存留为家庭幸福的障碍，这种讲述，毋宁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退守。而这种价值观念，在所有言说幸福的同期电视剧中，绝非偶然，而是具有典型性。例如《老大的幸福》讲的是大哥谦虚忍让，以舍得即幸福的态度面向生活、面对弟妹。在解决了弟妹们生活中的一系列坎坷之后，他也错过了一个善良女人，之后回到老家，伴随着记忆继续孤单寂寞的“幸福生活”。《有你才幸福》讲述的是老人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始终不被儿女所理解，最后还是剧集为儿女设置了一系列的生活困境，然后由老人施以援手，以经济救助的方式帮儿女渡过了难关，于是最后感动了儿女，不再阻挠，老人才得到谅解，获得了晚年幸福。类似的电视剧还

有多部，均是以主人公所具备的谦虚、忍让、宽容来感动他人，在这种伦理价值的体系中，个人的幸福要么是过于简单地实现了，要么就是压根认为没有必要实现，只要具备伦理认识所带来的良好心态，那么不幸福也是有福。这种言说固然包括对远离的传统美德进行呼唤，但其内在有一种自我贬抑的心态作祟，或者曲折地反映了在竞争更加激烈的 21 世纪的今天，人们在生存战争中感到疲累，于是重新呼唤亲情的包裹，宁愿退守家庭去争取幸福，而对张扬自我不再感兴趣。文革后人本主义价值的高扬已经相对淡漠，取而代之的是草根和屌丝对现世安稳的无限向往。

在功利与情感之间

与幸福剧这种退守的取向相比，还有一部分电视剧试图正面回答人如何面对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如何在丛林生存中成为强者。在这个命题下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尝试，其中看似相距很远的两个类型：以成长为主题的青春叙事和以成功上位为主题的宫斗剧，在不同的侧面描摹了现实的人生，用一段段故事回答着这个命题。当然，方式不同，答案是不同的。相同的是，在不同的角度上取得了成功，赢得了大批受众，尤其是“人在江湖飘”的青年群体。

近年来，有人惊呼：电视变年轻了！显然，电视剧并不总是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主要是给中老年妇女打发时间所用。这不是观众年龄层次的简单变化，而是对现有社会群体的客观反映：青年主体已经走上社会舞台，构成了重要的社会角色，他们需要看到与自己的生活构成紧密关联的作品。如果电视剧不能解决好为这一部分人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的问题，那么他们势必会为网络传播和电影所吸引。2013 年电影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以小制作小成本为表象、以刚刚成熟起来的 70 后、80 后的生活感悟和怀旧情绪为内容的电影热卖。既然是提供给年轻人看的，生产、传播就必须更适应他们的口味：一、精良制作。这一部分电视剧在视听语言遇到的挑战是，满足最倾心于精良视听效果的年轻群体的挑剔品味，他们在 3D 影院培养的视听习惯不容忽视。二、故事多表现更加残酷也更具有现实对照感的生活实景。三、这样的电视剧一经播出，引起强烈的社会效应。一时间“重走青春路”这一说法、《滴答滴》这首歌曲、“甄嬛体”这种语体均成为当年最大热点，这也反映了这一类电视剧的强大的精神感染力，尽管有英剧、